



新的福傳灌注新生命

Leonardo Boff 著

林瑞琪譯

拉丁美洲所經歷的第一次福傳完全是在被支配的情況下發生。它的形成，與侵略及殖民主義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它塑造了一個殖民地化的基督宗教，

完全複印了以西班牙文化為中心的宗教模式。從最初開始，拉美的基督宗教就經已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有政治及宗教上的專制，另一方面教會也經常充滿先知精神，本著人道主義及基督訊息中的解放意識，不斷申斥及抗拒殖民主義的邪惡本質，保衛印第安人，以及譴責奴隸制度的不義。

新的福傳繼承了這份先知及牧民傳統，以解放為主要特色。它助長了一個獨特的基督徒觀，具有棕色人種、白人、拉丁民族、本地土著及黑人等各

種族人士的特色，也引發出教會架構新形式，並成為拉丁美洲大陸上社會改造的一股力量。

為何稱為新的福傳？

福傳產生自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社會與基督宗教訊息兩者之間的相遇。一九七九年 PUEBLA 會議為福傳訂下一條清楚的路線：

教會愈來愈清楚明白到福傳是教會最基本的使命；同時，除非教會不斷努力去認識外在的實際環境，並以引人入勝及具有說服力的方法，使到福音訊息能回應現代人的存在問題，否則勢必無法履行這使命。

這個論點的前提是：福音喜訊是集矛盾、潛能與耶穌的許諾於一身的結果。它之所以是喜訊，並非由於曾經被人宣講，而在於它能夠驅使一個不良的、非人性的及壓制人的現狀，變成爲一個解放的、人性的及美好的境況。這轉變的發生就是福傳。耶穌的訊息，也因而活在人們的行動中。

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是在無盡的壓迫中不斷冒出希望，這些壓迫包括受壓迫的文化、被蔑視的民族、被剝削的階層。整個拉丁美洲社會被撕裂成上下兩半。爲了抗衡這種「反生命」文化，我們推動受迫害者覺醒，千方百計使他們關注生活實況、組織起來，進行對抗，以期爭取生活的改善及自由。基督徒也參與這項運動，從主教、神父、修會會士，以至基督徒基層團體，不一而足；牧民組織也關注社會事務（包括土地問題、土生印第安人問題、貧民窟、社會邊緣的婦女、青年人、傷殘人士、人權問題、聖經小組，以及衛生組織等等）。他們不時反躬自問：「我們怎樣才可以既滿足人們對上主的

渴求，又同時兼顧到他們對麵包的渴望？我們怎樣才可以令人們相信，福音不單預許了死後的永生，也鼓勵那些受壓迫及有志於社會解放的人，積極改造社會，以維護現世的人性尊嚴？」有關這問題，正如 PUEBLA 會議所說，新的福傳不只是老生常談，而是彈性的、有活力的，顯示福音中的人性化潛能；也是具吸引力的，能使貧困而缺乏教育的群眾透視前景；更是有說服力的，藉著譴責拉丁美洲歷史延傳下來的壓迫，去締造生活的新意義，並鼓勵更多人去參與解放運動，以建樹一個更加開放、予人參與及改善生活的社會。

以下幾點，是新福傳的特色：

一·福傳之所以是新，因爲其最基本的成員是窮人本身。他們的福傳對象包括其他窮人以至整個教會，特別是主教及神職人員，讓他們自己作出抉擇，是否與窮人站在一起。

二·福傳之所以新，是它的教義基於福音多過基於教會信理。信衆在團體中公誦福音，在祈禱及

教會共融的境況中去了解福音，並在現實生活中對抗那些因壓迫而出現的世界性貧窮。

三·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聽眾是新的，這些聽眾包括受壓迫者、黑人、社會邊緣的婦女、被遺棄的兒童（單在巴西一國經已有大約二千三百萬）、沒有土地者及無家可歸者、貧民窟住客；在拉丁美洲歷史上，受壓迫者從未試過這樣受到神學及牧民工作界的重視。

四·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方法新，他們採用了Paulo Freire的著名方法，諸如「教育受壓迫者的方法」及「實踐解放的教育」等。運用這些方法時，慕道者及傳道者彼此交流經驗，互相在信仰上學習，從整個世界的觀點去了解人性經驗中的個人、社會、情感、宗教及文化種種幅度。

五·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通過信仰正視社會的不公義現象，強調啓示的重點，指出拉丁美洲民族切身問題與歷史主宰的關連；強調窮人的呼聲及解放；宣揚天國應首先在窮人當中開始實現，至歷

史結束才告圓滿，並恆常注意到「反天國」的歷史背景，對人們妄用上主的名義造成殉難者及攻擊人性生活予以關注。

六·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實踐了以群眾團體為基礎的教會新路向，讓全民參與，令新的領導層及有領袖魅力者冒昇，陶成新的基督徒型格，與社會的命運結合在一起，團結最貧困的人，促成社會的重大轉變，使受壓迫者能夠得益。

七·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其在團體的日常生活中，引發出新的靈修；在慶典及信仰的奧跡中，談論團體的掙扎及喜樂；在團體參與的政治活動中，蘊含受迫害及殉難的情操。事實上，今日的拉丁美洲教會是一個殉道者的教會。

八·最後，福傳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建立了教會與世界的新關係，不再結納有權勢者，而加入受迫害者的一方，保衛他們的權利，顯示出基督宗教並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囚徒，而是社會改革的力量，可以開創一個更開放及容人參與的新社會。

促使福傳更新的各種挑戰

由於拉丁美洲是實踐新福傳地區，我打算簡略講述拉美教會所面對的挑戰。

面對不同文化的福傳

拉丁美洲的文化是首要的問題。拉美文化的情況異常複雜，許多國家的人口都以土生的人士為大多數，他們與混血兒、黑人、及殖民時期移入者以至最近移民到拉美的民族之間，充滿著緊張的關係及磨擦，這是現有各種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產物。我們知道，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來到拉丁美洲，不是締造文化接觸，而是粉碎文化，是專制及破壞的行動。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一份文獻《教會與種族問題》（一九八九）承認了這個問題：

歐洲殖民主義的第一個浪潮，事實上對哥倫布到來前的拉美文化構成嚴重破壞，大肆摧殘當地人口。軍人及商人不斷殺戮，為的是使本地

人成為奴隸，然後又把黑人降格為奴。

向拉丁美洲的文化傳福音，必不可以迴避這份痛苦的經驗；相反，要從中瞻望解放，即重建、肯定及推廣那受到壓制的文化。因此，首要的是本地民族的見證文化，其中包括要尋覓出本地文化能夠承受基督訊息之處，而擺脫過往文化及宗派心態的牽制。在新福傳推動下，大部份教會是採取前衛的措施，深切地尊重各個本地民族和宗教，並鼓勵他們發展。這些地方教會應支持本地組織謀求自立，並鼓勵運用任何可以促使他們復興成長的方法。為印加、瑪雅等拉美傳統文化來說，這是真正的福音，他們傳統上受到制宰，無法取得教會廣泛的支持去保存他們的文化及宗教特色。顯然，教會不斷改善這個在五百年前成立的體制；不過，無論如何，教會不能抹掉曾經參與殖民地勾當的不名譽歷史。與本地民族憂戚與共的福音，為解放福音創造最起碼的條件。五百年來對本地文化的排斥，無論如何不可以繼續下去，教會得承認有責任使到這份難以形

容的磨難，化爲培育拉丁美洲真正天主子民的要素。天主子民必須參與拉美民族的重建工作。

黑人也有一項特別的挑戰。教會在公義上對他們有所虧欠，因爲他們本應住在住宅區域內而非奴隸窟中。教會許多成員都重視黑人文化的源頭以及他們的宗教的合法地位，接納他們多年來調合各宗教的優長所作的努力，尊重他們在奴隸制度的有限空間下所作的抗拒及促使基督信仰本地化的貢獻。他們所賦予人體、舞蹈、及物質的聖事性特徵等價值，大大地豐富了基督徒的經驗。

民衆文化也創造出其宗教表達的方式，這並非表示正統基督宗教的沒落，而是受壓迫的民衆以他們最有代表性的方法去吸納基督宗教。今日，許多基督徒活躍於教會基層團體、工會、民衆運動，以及一些尋找取目前專制統治的政治活動。基督宗教出現了新的類型，有他們獨特的神學反省（這是解放神學的源頭）、獨特的祭獻形式、獨特的歌詠、獨特的歷史淵源、獨有的殉道者，以及獨特的改造

能力。這個新型的基督信仰觀念，涵蓋了福音中的社會、政治、自由主義及末世學等幅度。解放並非從靈性思想中衍生出來的東西，而是直接指向行動，使受壓迫者逐步組織起來，拓展社會自由的空間。爲信仰者來說，這方面的成就是天國完滿的一部份。

福傳與經濟

拉丁美洲目前正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中掙扎，而外債只是芸芸衆多問題當中較顯眼的一環而已。經濟危機直接影響了福傳，因爲它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是大量的窮人。他們在拉丁美洲人口中佔了絕大多數。自從六十年代起，拉丁美洲的教會已發展出一套全面的牧民政策去回應這方面的挑戰。他們放棄了援助主義及憐恤，因爲這些事情並不鼓勵受助者的參與；相反，他們引進窮人自己的選擇，這已成爲了今日拉丁美洲牧民趨向的特色。選擇與窮人一起就是表示信賴窮人在歷史中的力量，並透過窮人親身參與環境改造、參與他們的社區、參與工會活

動、參與植根於群眾的政黨及自由化趨向，以消除貧窮。窮人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爭取解放，才可以真正地擺脫貧困的壓迫。

教會內參與解放的兄弟姊妹，堅持要界分清楚真實的貧窮，即經濟上的貧窮，與所謂福傳上的貧窮之間的分野。無疑，「福傳上的貧窮」一詞可以用來形容經濟貧窮以外的事物，但它無法緩和物質貧乏的不義現象，因為物質貧乏直接影響到窮人的生計。假如我們不以基督福音的名義去清除這種貧乏，則我們是矇蔽真正的窮人，使宗教成了他們的鴉片，在千百萬受壓迫者的呼喊聲中向他們開宗教玩笑。初期教會三大柱石的雅各伯、刻法及若望，在肯定了保祿福音的正統地位後，規定他必須關注窮人，作為宗徒「義無反顧的任務」（迦二：十），並非事出偶然。無疑，透過窮人，與窮人一起向窮人傳福音，將牽涉到一些政治問題：當他們攻擊貧困的起因時，福傳者會發現社會制度把資本的重要性放在勞工之上，並且剝削工人。福傳者又感到有

急切需要進行社會結構改造。在這種情況下，既關注社會又有批判能力的基督徒，跟隨聖神的啓迪，能夠在受壓迫的境況中成為社會改造的動力。

福傳與政治

拉丁美洲大陸一度是殖民地世界，處處充滿國家極權主義及暴力。它的所謂民主處處受到「制肘」，軍方一直控制著強大的國家機器，確保穩定以維持國家資本家或跨國資本集團的利益。歷史上，教會曾參與其事，因為他們曾協助形成這種政治模式。不過，在過往三十多年間，由於教會不斷參與窮人的事務，大部份的教會轉向到爭取自由、關注權力濫用，並且譴責對人權的踐踏。教會基層團體成了實踐民主的場地，而以群眾為基礎的牧民工作，亦成了鼓勵基層參與的力量。有些新興的政黨，依賴基督徒的積極活動，在政治方面取得人民的尊重，打開社會改造的前景，讓受壓迫者感到希望，並令人感受到人的主體性、道德及宗教理想的價值。民

眾文化、包括黑人文化及本地文化，都促成社會制度指向民主及傾向眾人參與的社會主義。這才是全面的福傳，它處理的不單只是典型的宗教問題，且也在不致於淪為純政治取向的運動之餘，參與了政治，使政治成為實現天國理想的一個主要領域，換句話說，它是集思廣益來爭取大眾的福祉。

福傳與標記

基督宗教是白人、入侵者、統治者的宗教。儘管如此，它仍然深深地滲入到精英階層及群眾階層的文化中。為統治者來說，拉丁美洲的基督宗教與歐洲基督的宗教全無異致，照單全收。不過，為大眾來說，基督教卻發展出十分與別不同的特色，這也許是拉美大陸最重大的文化發展，它擺脫了其他地方基督宗教所受的社會及宗教羈絆。平民百姓有機會創造他們的慶典，表達他們對天父、基督、聖神以至眾聖人的想法，以及他們對大自然和人類的尊重。「窮人的教會」由廣大的基督徒團體及他們

所推動的群眾運動所組成（這些運動包括土地改革、黑人運動、本地化運動、婦女運動等等），為群眾文化提供了舒展的空間。普羅大眾參與天主聖言的詮釋，以自己的音樂、舞蹈及身體語言舉行慶典，承襲非洲傳統及本地傳統方式去策劃社區工作，為死亡賦予意義，並帶出深厚的宗教經驗，這些都是窮人教會最美麗及最動人的特色。毫無疑問，富有民族文化色彩及揉合各地文化的基督宗教新面貌，正在拉丁美洲展現。

福傳與教會的誕生

福傳讓福音滲入民眾文化中，使到教會真正得以誕生，換句話說，教會從群眾的信仰中誕生。過往被教會組織（無論是牧民組織或堂區）所忽略的團體、窮人及平信徒，現在開始聚集一起，根據實際生活問題來研讀聖經。這種行動就是教會基層團體的源頭。教友彼此聯繫，並在神父、修會會士及主教的參與之下，組成了民眾的教會、窮人的教會，

以特別的生活方式去表達信仰，由成員分擔神權、組織聖事慶典及爭取團體權益。這種教會模式令到婦女也有機會擔當領導，但這並非與傳統傳流至今的教會模式分裂，相反，是使教會模式達致共融。我們無法預知這種基層團體的基督信仰觀將有怎樣的前景，但起碼它確切地反映出基督宗教如何配合這大陸所出現的新文化。這是一個合一、民主、致力爭取新社會、正視饑饉，並與歷史上其他模式結合的基督信仰觀。

福傳與人性化進程

福音往往高舉理想的人性觀，展現新的男性及新的女性的遠景。拉丁美洲所實踐的新福傳，是要嘗試把參與、自由、創意、共同生活等人性價值揉合在一起，這種價值觀在歷史上都不是大眾所能享有的。這種人性價值觀建基於團結、共融，及受壓迫者的共同奮鬥上。因此，只有在整個社會得以解放之後，個人的解放才可以保持其人性及福音特色。

在教會基層團體中，人們堅持這種新生活必須在此時此刻此地開始，當然，實質上它只是在萌芽的階段；否則，舊日的模式仍將會主宰現況，而解放會依然成爲未能在歷史中開展的純粹烏托邦理想。

福傳與教育

我們怎樣才可確保福傳是真正的解放？這是窮人教會一直關注的問題。關鍵在於教育。傳教士也一直關心這個問題，他們樂意學習本地民族的語言；他們借助演藝及音樂去傳達基督教的訊息。但他們卻未嘗試與本地人或黑人的宗教進行交談，相反，他們認爲這些宗教是魔鬼的作爲，立意加以消滅。唯一的教育就是傳授教義，向本地民族及黑人施行羅馬天主教的割禮，而不是讓文化相遇，彼此結合。這可以說明何以傳教士經常伸訴他們所學的東西甚少。過往的教育著重怎樣接受西班牙文化。今天，人們愈來愈意識到：在擺脫傳福音者與接受福傳者的區分後，才可以談教育。聖言及聖神可以臨現於

不同的文化中。因此，接受文化間的差異是合理的，並應在服務全世界每一角落的使命下互相學習。事實上，福音是從最卑微者開始去挽回人性尊嚴。

在拉丁美洲傳教事業的最早期，曾有一個極度動人的例子。聖母於一五三一年在瓜達盧珀顯現給厄斯狄族印第安人鍾狄亞斯，聖母完全融入厄斯狄文化中，她說的不是西班牙語而是當地的耐哈語，使用的是厄斯狄族的神學詞彙，（「至真實的天主，生命由祂而來，祂是既親近而又時時臨在的上主」）；以具有象徵意義的標記及本地文化的色彩去表達自己（包括她的服飾、太陽、月亮、星星及天使），她的外表不像西班牙人，而像一個混血兒婦女，站立在狄比雅山上，即厄斯狄人習慣崇拜「女神娘娘」的地方。教會只看到事件的奇蹟意義，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形式、語言、核心與外圍的關係、以及若望·伯爾納多叔叔的象徵作用，換句話說，就是忽略事件在教育方面及福傳方面的意義。今日的福傳嘗試延續最受拉美人崇敬的瓜達盧珀的啓示，並發

展出一套貫穿拉丁美洲各民族的文化體系的福傳。

福傳與生態保護

解放的第一個效果為一切人締造生命，為窮人帶來解放。這是拉丁美洲新福傳的基要目的。它令我們明白到，今日的解放不能局限於拉丁美洲的情況來看。整個世界都面臨威脅，因此，基本的問題經已不再局限於各個文化及民族接受福傳到那種程度，而是福音及作為福音在歷史中的承擔者的教會，如何挽救生命，使整個生態結構免於毀滅。借用卡西斯（Barolome de las Casas）的說話，「我們寧願要一個信奉異教但富生命活力的人類，勝於一個信奉基督卻逐步僵死的人類。因為，上主是生命的天主，祂的榮耀在於看到人類生活下去。」任何人若能承擔生活，承擔生命的意義，協助發展全面的生態概念，尊重、熱愛及保護每一種生命（因任何生命都有權生存下去），就經已滿全了福音的基本心意，因為基督說，「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

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十）

新福傳與神學的再發現

解放學家在民族文化的角度中進行福傳，促成了基本神學某些課題的重新發現。舉例說，拉丁美洲的神學發現了天主的概念源自生命之主，祂與所有呼號爭取生命的人站在一起，向人類顯示祂是受壓迫的人的解放者。教會作為社會的聯繫，有助於使自己明白到基督宗教中天主的真正概念：祂是一切聖潔子民的共融。天主的本質是聖父、聖子、聖神的共融，透過創世及歷史，並藉著基督徒團體啓示出來。基督徒團體深信「聖三是最完美的團體」。實踐福傳，使我們發現耶穌的行實是福音的主要來源，即是說，所謂「喜訊」，就是指窮人得享優先、病人得到痊癒、罪人得到寬恕、死者得以復生。透過窮人及受歧視者，我們發現天國在歷史中的意義，並能從世界的改造去開始建立天國。

假如我們不宣講基督的解放者身份，我們便不

能忠於聖史及宗徒的傳統。窮人的教會發現聖神是團體的團結力量，是工作中的熱忱及喜悅，是面對強權時的勇力，是貧乏失望者的慰藉，是上主的子民在理解聖言時的智慧。新的福傳使教會成爲一個活躍的團體，聚合在一起去慶祝他們的信仰及生命，策劃在社會中作見証，藉此作爲對生命及解放的服務。最後，新的福傳重新發掘福音中大同理想的重要性，而這理想現在經已開始，且繼續推行，直至社會能在公義及團結中得以確立爲止。

總括來說，在拉丁美洲推行的新福傳，是爲受壓迫者、本地民族、黑人、半農奴、婦女及窮人爭取正義，令他們現在有機會聆聽完整的福音，而不再遭受殖民地勢力的利益所宰割。這個福音不單向他們許諾生命及自由，更成爲歷史上的力量；它把窮人組織起來，與其他力量結合，在此時此地締造生命及自由。這是耶穌一直以來賦予我們的使命，祂的聖神亦臨於整個過程中，使之實現。難道這不就是天父希望祂在拉丁美洲的子女所踐行的工作嗎？